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
大家

现代快报
A28、A29
2012.9.15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柳林
美编 王鸢燕 组版 竺巍



江宏伟,1957年生,江苏无锡人。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院研究员。

现代快报记者 柳林
通讯员 葛玉霞

【展讯】
回归原点·中国当代工笔名家
古代经典绘画摹写特展

展览时间:2012/9/22—
2012/10/2(9:30—17:00)

开幕式:2012/9/22 15:00
(星期六)

展览地点:芥墨艺术馆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302号
创意中央科技文化园)

参展画家:

徐乐乐、何家英、江宏伟、
方政和、李金国、罗寒蕾、沈
宁、王冠军、孙震生、韩非
特邀画家:卓民、陈治

主办:现代快报 南京文
化创意产业协会

承办:艺加文投 芥墨艺
术馆

策展人:韩非 鲁文
学术主持:李安源



江宏伟伏案沉浸于花鸟画卷中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虞美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江老师这次《回归原点》参展作品《虞美人》是什么时候画的?

江宏伟(以下简称“江”):都二十多年了,那时候在课堂上给学生做示范时画的。

记:您如何看待艺加文投和芥墨艺术馆承办的这次的展览主题“回归原点”?

江:“回归原点”这个是很好的题目。在现当代的生活背景下,我们的整个感官语境、生活语境、审美语境等相较于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异。这时候,也许越是需要大家重新回到古代经典中来寻找启示。这里“摹写”的隐喻应该和学校里教学的“摹写”并不是一回事。当你临写一幅作品时,教学中仅是教授学生怎样有步骤的去临写得相似,无关于情感。但其实,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参展

的所有画家都是有长期个人创作的体会,每个人对艺术、对自然,以及表达方式,传达出的某种含义及其绘画能力各方面等等,都有着自已一定的观点和想法。这时他临写一幅经典作品时会带上一种体验式的情感在里面。而不仅是表达这幅作品的创作、制作过程,更多的是他把对艺术的积累与理解融入到作品里。古人是如何去处理画面里的色层、造型、取舍、艺术的倾向,技术分层极致的程度?在这些感受及思考下,回归原点、回归经典,这就不完全是临摹的本身,它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对传统的认知,绘画上曾经辉煌的一个积淀,这就具有了一定的特殊含义。

记:您对传统怎么认识?

江:传统是我们内心回归的根。在早年的学画中,我对传统精髓一开始也并不是太懂,后来才慢慢认识到。如果一开始拼命讲传统好,我想那种心态并不太真实。就好比一个青年人拼命讲古人好,这不仅是缺乏体验的,而且会束缚他对现实

的感受力。因为古人也好,古画也好,毕竟与习画入门时的初级阶段所处的状态有较大距离,在没有相当基础的情况下,说古人古画如何好,我觉得不是真正地懂得它的好。它的精华隐在时间的底色后面,并不像处于当下的东西那样一目了然,你如果说它好,可能是假象或是迂腐。如果一个年轻人拼命讲笔墨、讲传统好,我会怀疑他是否具有感受力和才气。因为一个年轻人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现实所处的和感官中的纷繁世界对他的触动。这种情况下,投身到新鲜的实践中,不断地去碰钉子、去磨合,在摔打中积累一定的体验之后,带着你的角度、你的认识、你的体验再去看古画,这时你所看懂的东西才可能是你自己的,而

不是道听途说来的。

记:这个展览本身来讲,它叫“回归原点”。在这个时代谈作品的回归,确实显出这个展览的价值。就经典作品本身来讲,作为一个回顾;作为画人人心中的一个根、一个原乡,有了一个这样的标示在那里,人就更有自信心,画画的人才不至于迷失方向。那就衍生出一个探讨的问题:文化的现代性,它和传统是不矛盾的?

江: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多面性。现代性中间有传统的东西,现代性可以与传统相结合,传统可以影响现代性,两者不是此存彼消的关系。我们讲所谓的传统,其实每次都在变化。绘画其实一样,你只要忠实于你自己的时代,忠实于养你的土地,同时不隔断历史。如果又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那他就越超越时代了。像民国年间很多报纸上的文章,你在现在的语境之下再去翻阅,很多只是一个回忆,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比如说鲁迅、周作人等等的文章,它还是有一个社会揭示的意义。

记:其实还是需要作品好?

江:单纯的作品画得好并不可能穿越时代。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需要体现画家特殊的眼光,特殊的判断,还要有特殊

江宏伟:传统是我们内心回归的根

江宏伟对宋元绘画的再诠释,非但没有陷入泥古深渊,相反却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现代视觉灵韵。故在当今画坛,江宏伟的工笔花鸟画已然被视为一种极具原创性的典范,其作品风靡大江南北,一任学子观摩临仿,居然从中也能开出一朵一朵别样的小花。

江宏伟工笔花鸟画创作的现实意义在于,他将中国画的现代审美趣味重新拉回到对宋元绘画的浸习,同时又关照了今人视觉审美品味的多元性倾向(如其对西画光色不露痕迹的攫取)。这就足以启发我们,文化艺术的现代性语汇非但与传统不相抵牾,相反却天然存在着一种血缘上的延续性。

——李安源



《立冬》



《百花图卷》

时光一花事

□江宏伟

(一)

我推开门便是此起彼伏不断在变幻的繁花世界,我只要想光顾,想画它们,想采摘,随时搬张椅子架块画板,甚至将桌子安放在它们身旁,便可慢慢描绘。去年我对着沿平台攀缘的紫色、白色、粉色花朵的铁线莲,畅想出一幅颇为温馨欢快的画面。可视线一转,沿栏另一端,犬前年从英国带回根球的鸾尾种子已培育得茁壮,深紫色的瓣上印上一道道更紫的条纹,边缘嵌着细细的金边,中央吐出三瓣如鸭舌状的小瓣碧蓝碧蓝。嫩红嫩白的蔷薇映在背后,无意间成了刻意而成的画。邻家曲折的小池,贴着水面平展起一簇簇白中带红的睡莲,一丛黄色水生鸾尾冒出水面,我寻思这分明是莫奈画面的原生态。结果,我却在如锦似织的时光里,渲染一片片冬季苦楝树的残叶与缀挂的小果。面对这繁华景色我懊恼,叹息,真成了“良辰美景虚设”。来年我会光顾,是愿望也是道词。因为三年前的秋天,清晨散步时看到一家白黛上绽放的牵牛花,闪闪烁烁与清晨一般清丽。我曾想来年再画,也许我永远在期待来年。

它们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倩影,也留下芳香。似水年华,年华似水不停地流淌,流淌间带走而又迎来四季的景色。春笋上市了,我却在排骨汤里放上了去年的笋干,菜秧已鲜嫩鲜嫩,我偏在津津有味的咀嚼起几年前的梅干菜。难道我企图将这些鲜活的颜色留在记忆里,在记忆里自然地发酵,再经过心灵的蒸馏,来流淌更浓的画面吗?难道我还想在这流淌间勾兑更醇的原浆吗?我不清楚,也不想明白。如今梅花盛极转衰,早樱、玉兰、耀眼夺目,我期待深秋里开放的水芙蓉,与黄蒲成熟时生长出圆棍似的球形。也许水芙蓉花期我又在慢慢地渲染一枝梅花。真有点毫无缘由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是在感受,同样又在躲避,正因为我不断地描绘,让我看到这姹紫嫣红,具有一种感受能力,这种感受已不纯是观赏,而是受表达的驱使,带着占有的成份。并有点贪婪充盈,这贪婪恨不能将这种感受像魔术师般变成自己的画面。可一桌盛宴你仅有一个胃,你对美食的享用,得惜惜慢慢咽,得用心调动味觉慢慢品尝,心无旁骛,才能得其味。若是天天酒宴,用心肯定不在饮食。交际,面子,排场,交易,明争暗斗,其实异化了食物的本意。

恣意怒放的花似一席盛宴,全吞入胃中决然消化不了。我明白,正因为明白,我望着这恣意的浪费,一面心动,一面是心不动。我得制造饥饿感,给接纳挪出一个宽绰的空间。

美景触动视觉,视觉波及心理。也许得让内心平静,渐渐地进入清澈的空境,或者无为的状态。这盛开的花,与自己是一个邂逅,是一个偶遇。不久桃、梨、海棠将密密匝匝地开放,我权作春的背景,在背景音乐伴奏中,一丛去年的芦花逐渐在纸上显形。我忽然察觉一只姿态优雅的八哥与其相配,我仅向春索取一枝梨花已绰绰有余了。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禁锢已久的脑子被打开窗户吹来的西风开始转动了。顺着风向眺望西方,思与想成了一股潮流。我也得思与想,都觉得有了思想方能成事,自然画也能成立。于是买了一些思想的书来嚼。对着难懂的文字,竭力去思,却什么都想不出。记得有一本萨特很厚的书,全是思想,可怎么也进不了我的思想。书名是记住了《存在与虚无》,这倒有些感触。真的,我不会思想,只有感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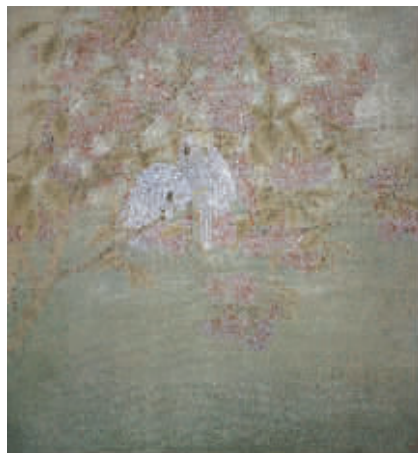
我每天在画,也对着植物在看,于是我感到存在,一旦二天不画,或离开对象编着画,便感虚无,伏案画出一幅画,感到存在,参加各种开幕式,出席各式宴会感到虚无;看到适合画的花木,感到存在,外出旅游感到虚无,看到有感有触的画感到存在,见到无感无触的画却强要思索,或听思想家解释便感虚无。“我思故我在”,我则是“有感故我在”。

然而,我在存在中依然伴随着不易察觉的虚无。

一枝盛开的花,我聚精会神地,对着刻画,不久花片摔入纸面,这真实的花瓣与纸上的花瓣一并,纸上的花瓣时黯然。于是,这真实的花瓣仿佛在你费尽心血,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单薄的平面。”随着飘零的花转瞬枯萎、消失。平面的花在叹息中有感,如此生命,如此存在的花霎时成了虚无,因为我是一个平面是一个虚幻,倒让我有了长时间的存在。

我点燃一支烟,轻烟缭绕。我感到我始终在存在与虚无中徘徊。

(节选)



《清明》



《谷雨》



《秋分》